

居
易
堂
集

居易堂集卷之十五

塔銘

獅林廣運大師智公塔銘

法華經王方便教詔至童子戲聚沙爲塿皆成佛道而後世沙門闡士或國王大臣竭帑藏之儲殫生民之力以經營塔廟而斥爲人天小果非無上菩提凡屬有爲皆第二義何也心有所著也彼童子聚沙復何著哉有著則染染則不淨爲力愈勞去佛愈遠矣故有國王大臣沙門闡士竭儲殫力巧取釣奇累歲經年人窮物瘁而事難卒成功未易濟其理然也若真常不動迴脫根塵則一心所之無不如意蓋寶華

莊嚴毘盧樓閣吾心自有不假外求出其故藏以示
於世亦何難湧殿飛樓隨地而現琳宮寶所不日而
成哉此無他得其無爲而有爲者應之則幻化塵勞
皆爲寔際虛空世相盡是真如此華嚴四種法界而
理事無礙乃在第三梵天七種福德而興立佛圖寔
居第一也噫亦難言之矣不謂當吾世而復見廣運
大師其人也崇禎之末師猶未薤染現居士身來遊
吳門以吳門爲佛法淵藪決意棲泊止於城東古獅
子林寺獅子林亦名菩提正宗故天如則禪師道場
寺雖廢中有林石陂池之勝而師一心求道盡屏外
緣足不窺園目不交睫以披誦如來修多羅藏及毘

尼藏阿毘曇藏始終三年無不週遍淪肌砭骨以寢
食周旋於古佛聖僧之中於是而圓融性相默契真
乘觸處隨心無非佛事矣既而歎曰世風日替象教
晚秋非假見聞不足以起正信非耀耳目不足以攝
身心吾既精心於藏海不當構傑閣以奉之乎乃兵
燹充斥之後瘡痍未復之秋而師鳩工經始毅然不
迴不募檀資不假外護匠心獨運規畫經營而十方
皈依四衆信向如鳥投林如川赴海一銖一縷之積
一工一藝之良遠邇咸臻無不喜捨用是而寶閣不
日成矣未幾而大雄氏之殿復成矣皆以香柏爲梁
棟而範銅爲瓦以覆之金碧輝耀概日干雲締構精

堅規制殊特不僅冠於三吳寔五山十刹之所未有也功費萬計成於一人而韋布依然猶未脫白纓不愛異哉及鉅工方畢而功成不居蕭然退處於寂寞之濱山巔水涯隨意棲宿此尤人之所難求之古德亦所罕見嗟乎吾之所謂無著者不於其成之之難而去之之甚易見之乎有張居士者同願宣勞而死於其事師悽然傷之且師自戊子歲經始殿閣一時披荆榛闢瓦礫相從於風雨桑土中者甚衆逾涉歲紀後先物故師歎曰此吾一會中人吾適後死吾其可無茫其遺骸乎吾當選勝地爲張居士建塔而以衆從之會崑山顧文康公後人以石刻楞嚴經歸

師師於是創楞嚴壇於吳縣鳳凰山之麓以奉石經而即建塔於壇之旁其莊嚴妙麗亦甲於諸蘭若方以次興構而師厭世矣時乙巳歲之七月也師生於萬曆壬子世壽五十四臘僅五然師自有生以後般若外不知有他事故幼不茹葷血不婚不宦其所見所聞無非此也少而叅禮諸方遍歷名藍先入閩中上浣山香林和尚道場隨至滇之鴻足山及入吳大有所爲而遂終於吳焉先是於崇禎庚辰歲皈依三重律師受菩薩戒又十三年而第度法名法智廣運其字也師浙之紹興會稽人族姓陳氏名大賢即吳門縉素皈依而賢士大夫所亟稱之陳居士日新云

張居士吾郡崑山人名士延字仲明同師首事故牽
聯得書師律身精嚴與衆誠信而神氣閒澹進退自
如每鉅工大役一身肩之不動聲色而衆力所趨不
言而信不約而嚴故其所成就奇偉如此示寂後三
年歲戊申其弟子法慧法泰法希等於楞嚴壇左建
塔以瘞師之全身而來請銘焉昔佛滅度波羅奈王
用七寶造塔藏佛舍利爲作銘記此自西竺之垂範
也今師種種功行有合佛制是固身宜入塔而塔宜
爲銘銘曰

睦州尊宿再乘願輪勿耽白業夙誦玄文百億字句
恒沙微塵字拂句比心開目明神識涵濡髮膚漸淪

慧燈長炳心薌時薰如是三年觸皆佛事目可得聞
身可得視乃感天宮下移人世寶閣弘開琅函斯秘
藏教如海不立文字如斯有爲爲第一義神力擲象
定見移山視師所構如折枝焉理事無礙圓明現前
行滿功成然後薙落如盧行者仰視不忤夏臘無多
頓超正覺時節既至灑然西遊偶爾應化如水浮漚
何去何來法峙聲流去亦非無來亦非有真常獨存
浩劫曷朽復何一辭以昭厥後乃倣佛制爲宰堵波
乃鐫貞珉函舍利羅斯石可爛斯銘不磨

五牧德慶琚和尚塔銘

師名良琚字劭圓靈巖退翁儲和尚嗣也師從三峰

老人薤染隨受具足戒爲大僧鄧尉剖師靈巖退翁
皆三峰真子故師輔佐兩山勲德最盛初掩關鄧尉
桴然一室數年不與世接及一出而熾然建立無廢
不舉兩山樓閣莊嚴金碧晶耀儼若兜率天宮下移
人世者師之功也既謝諸事與退翁和尚機緣契合
如水乳退翁以西來心印付之既受記莂遂出世於
毘陵之五牧德慶禪院德慶三峰老人脫白之所也
師毅然繼席諸方推重既復謝德慶事歸而往來兩
山間或暫憩諸招提隨時久近絕無定跡如是十年
人或叩之師輒微笑不應戊申冬示微疾輒坐筍屨
遍別其師若友曰吾將逝矣因與至金山之懷敬菴

語其僧尚珠曰子當嗣我尚珠亦靈巖學人侍退翁
最久者也師既以法付囑而病亦增劇退翁特過金
山視師病因陞座爲師與尚珠證明授受師危坐榻
上伺退翁下座側耳曰願聞法語退翁以語之語既
畢師泊然脫去尚珠遂嗣其法時戊申十二月廿五
日自師輿至金山止十有三日也嗟乎人生自負其
才必欲一用其所有餘及用之既遂氣滿志得而僨
於不知止者多矣若順風揚帆於江河方甚酣適而
能屹然以止者其必有過人者也當師之興建於兩
山也信施填委如水湧奎集鉅功大役指顧而成出
入金錢皆累以千萬計而師能一旦謝事蕭然絕塵

獨行獨止逾涉十年無立錫之地噫古德高風何以過之宜其於生死之際灑然如脫敝屣也師生平敦孝友尚節概於五牧善堆山米大師於吳門善秦餘山人與兩人氣誼終身無間往還書問詩偈甚多米大師者故開封太守薛竊而秦餘山人則舊孝廉徐枋皆避世者也師族姓董氏浙之桐鄉人於鄧尉名濟琚嗣法靈巖改今名有五牧德慶語錄一卷五牧頌古一卷省墓詩一卷隴雲集一卷行于世銘曰寶華莊嚴徧虛空隨心湧出諸佛刹一一樓閣皆現前如是功德世希有從無入有有亦空從空證入一實境觸處真如盡呈露森羅萬象皆說法諸佛菩薩

爲證明此是毘盧真法界師既了此大因緣現在靈山爲授記一彈指頃歸太虛何去何來復何著空中忽現宰堵波全身躍入無壞者如夢如電如是觀究竟吾師常自在

法林水觀禪師航公塔銘

師諱照航字水觀吳郡吳人也族姓郁父名槐母黃氏信善之家故篤生師師幼而喜清淨不好塵俗年十九遂決志捨族出家禮一雲山仰天塢之日觀菴體空師得薙染壬戌歲始來居陽山西之法林菴菴濱太湖去金墅鎮僅三里地僻甚屋止三楹逼仄荒陋人所不堪師獨以爲避塵俗謝喧囂無宜於此遂

決意居焉而專心本分事一住六年未嘗少有攀緣
遠近益信之歲丁卯遂渡海至普陀之茶山慧濟菴
禮示權律師受具足戒爲大僧歸而叅叩諸方卒依
天童密雲老和尚有省復還吳居菴中生平爲人無
少文飾衣一衲飯一盂人與之言佛法則應言世諦
則不應持誦不輟口人初怪之既而綿歷歲紀先後
如一日於是人爭信仰焉法林地最僻人跡稀少居
民樸野偶相聚則量晴較雨年穀外無他言自師之
居菴中晨鐘夕梵精嚴純一人漸皈信或更具信心
來叩問者師輒疊疊與言西方聖人之說日久風馳
不特遍其村落四遠數十里間無不宗仰而法林之

佛事益興有迴塵師者名普淨族姓許氏即土人也
亦起田間因皈信師心悅誠服遂棄其家室而從師
爲僧初師單丁獨居仰食村落及迴塵至則竭力經
營開拓土田葺治屋宇莊嚴像設遠邇協助衆力咸
臻雲水往來皆得飽滿於是荒野僻壤蔚然如名藍
食指三百以爲常淨公之下則有通瑩通定通慧通
惠通徹若而人而通瑩尤賢今乞余文以銘師塔者
則通瑩也法林初止十笏之地三楹之屋師亦孑爾
單丁歲月無多而森然有成則迴塵淨公之力居多
其賢而能繼志孜孜欲大其前人之緒者則通瑩也
師十九歲而出家又十一年而住此菴又六年而得

戒又四十五年而辭世世壽七十八僧臘五十九臨終跏趺說偈泊然而逝瞻禮者益增其信心即葬於菴之西爲長洲縣四都彭華鄉師所卜也淨公先師二年示寂亦葬於塔旁皆通瑩所營也通瑩字凌雪於荒歲能襄大事蓋不可及云因應其請爲之銘曰大雄設教惟貴一誠惟誠能立衆善之因一切有爲皆從此起玉殿瓊樓天厨甘旨食息如歸禪悅法喜并誠不立并善不名成性存存豁然天真還歸本來師復何心師今何在有宰堵波聿有文孫乞言於吾千秋長往吾言不磨

再生道人塔銘

再生道人者世吳人姓張氏名舜臣即吳中所稱張默全先生者也晚得浮屠法接濟上之宗少時曾病死浹日而蘇因自稱再生道人及卒而塋豎塔其上表得法也道人美風度善談笑耳聾然性機警見人有言以意接之輒無謬若盡力與語則終不聞及與宗門尊宿叅叩往復機鋒捷出無少滯一時禪士俱遜之以故得記莭於某禪師也世業醫至道人而業益大振其用藥療病不循古方不拘常法隨意所及病者輒愈且預決人生死及婦孕之爲男爲女輒驗傾動一時遠近若鶩以其得法也家設南面之座每早起道人方袍寬博幅巾拄杖而出則就醫者自門

至堂常滿道人踞坐南面傍設一匡牀惟診脉者侍坐以次診畢則與藥詼諧揮擢給散如飛道人出入公府道裝長揖上坐不少屈有今大吏督撫某者母危病諸醫束手道人一藥而愈某故孝贈遺不訾臨出復令其侍姬以大珠一綴道人冠道人故滑稽即常冠之旁若無人也道人以業大售家擁萬金以數千金置吳中甲第奉母與其弟同居性至孝友於其弟平時極甘旨而每旦復以所進藥資第一緘不問少多以奉其母其弟多子女長養教訓以及嫁娶以至家常囊篋瑣細饔飧朝夕食指餘百無一非道人任其弟若無預者而道人故一身也初道人有室某

氏無出不得於姑道人知其無罪然恐失母歡道人
有友讀書厲行而貧不能娶道人數周其乏至是遂
遣其室歸之年六十道益行其門如市道人慨然曰
吾當隱矣遂以其業及數千金甲第盡委之於其弟
道人孑身惟攜一笠仗筇蕭然假居寒山僧舍遂以
是終焉陳雨泉先生曰吳爲三讓之後而民鮮懿親
莫知其然余讀其言而尤悲之以觀於道人何如也
是宜銘銘曰

道人遺言火浴而灰骨於水家人不忍全身歸土而
卵石是壘嗚呼還歸太虛何此何彼其人往矣而聲
施甚偉我銘以彰儒行之醇懿而塔以表宗門之魁

名

頤浩子山和尚壽塔銘

師諱行如字子山自號素菴吳郡貞豐里人也其先
爲粵人族姓黃母徐有孫氏從母者無子祿抱師爲
子而恩勤顧復無異所生少長就學衣食修脯皆仰
於針紉師少入歲母病且篤泣語師曰我死若慎勿
更我姓遂死師遂稱徐氏痛念母恩同於罔極日夜
思所以報憫憫不知所出如是九年值村坊演劇見
目犍連事師時年十七慨然曰吾欲報母何讓佛祖
遂棄所聘室不婚而逃首至金澤之頤浩寺乞出家
不納轉之真寂寺時聞谷長老適至見師而偉之屬

寺衆曰此小子非常人幸善護視之未幾而師之族物色師且至師復避之報恩時有所謂某和尚者以念佛爲宗以施茶葉爲功行一時稱其神異奔走若狂至以香供爇不啻史冊所傳豪家之以蠟代薪也其盛如此而師一見夷然不屑長揖而出展轉至堯峰之興福寺禮西脉師服勞受業三年得薙染夾山林臯和尚亦出堯峰還山掃塔見師異之師晨夕咨叩益正信向上事矣時師年甚少而器度不恒有練川胥氏者一見傾心請歲以二十金爲常供師固不肯受辭之不得因復棄而逃之夾山時附夜航腥穢雜還師三日不露粒米及還堯峰遂上徑山從若菴

律師受具足戒爲大僧時師年二十二蓋己卯歲也
及歸復詣夾山叩竹林林命叅話頭忽聞鐘聲有省
機鋒捷出不可遏林命師往叅南澗老人南澗門庭
孤峻不可攀躋師至澗問話師屢下語不契輒被麾
斥師纔出至殿門忽然通身汗下洞徹玄旨亟入方
丈纔揭簾澗以手約住云不是不是師喝云這老漢
又來相瞞那從今以後三世諸佛歷代祖師且過一
邊於是迅機若神如箭鏃相拄間不容髮自此執事
左右凡八載直至記荊歲在戊子師年三十一耳己
丑師辭南澗老人老人以送歸頤浩法語懸記之過
柳塔塔主遺師以達大師一衲畱住三年癸巳吳中

檀護欲延師主堯峰師不允而結茆於吳山之畫眉
泉泉在石罅中人跡罕到師喜其僻手披荆榛開砂
礫以締數楹復住吳山之廣福寺渡湖登東山訪所
謂九寺十三菴者知華嚴爲首寺而廢不可支師淡
傷之華嚴山主劉氏固請師主席三年未許適山中
之人有欲尼師者師恐祖庭漸爲豪右所湮遂幡然
受請既至而構新殿闢禪堂啓三門創傑閣巖然建
立偉績方興而前之尼師者迄不能忍以橫逆加師
師曳杖便行無少濡滯一時檀護欲爲師申理師笑
而謝之復歸眉泉而頤浩之請至矣師欣然應之杖
策一至而百廢具舉復僧田葺複殿樹榆夾路繚以

週垣主席纔六年而締構莊嚴信施臻集正未有艾
師今年六十餘矣所至翕然皈依蓋繇其一誠所孚
無少緣飾也性和易近人不念舊惡而介然之守確
不可奪道法倚以爲重云師之在南澗也往省林老
人老人諄諄囑累師悉遵之後示寂師爲請南澗至
竹林經理其後事龍象蹴躡食指萬餘時稱鼎盛蓋
網維細大皆師一身任之既十週師復辦辦香重趂
五百里以供其塲通遽夫和尚至師普說白衆推之
繼席竹林無後而有後師之力也其篤於恩故又如
此初師圓戒徑山祇樹一夕放大光明有黑白二虎
蹲於門又萬金鐘不叩自鳴一時稱爲三瑞吁亦異

矣師既營壽藏於眉泉而乞余言以銘之銘曰
藏有塔塔有銘佛遺制也末法浸失其傳等諛墓也
舉以似師師所唾也師行同於古佛誦無二也寧爾
壽藏芟厄辭碑無字也我銘以貞之一言可以百世
也

碑銘

萬峰聖恩禪寺重建大法堂碑

三界導師設教閱勝弘開覺路啟迪羣迷因事隨時
方便教詔或熾然建立形歸成壞而攝入如幻三昧
以祛妄趨真其致一也所以憫凡夫之貪著則樹下
一宿折昏塗之我慢則尊崇塔廟入不二門理事無

礙此之謂矣而後世耽苦空者不知破衆生之慳而
啟愚氓之信嗜有爲者則日逐逐於人天小果而不
知爲有漏之因二者交病焉惟古佛再乘願輪而來
則真如世相互攝交融有爲無爲皆第一義故雖經
營締構不屬塵勞丹腹堅茨皆成般若而非凡情之
所能測也法運晚秋迷情膠結沉淪黑業未有出期
苟無以聳觀聽而攝身心則何以祛昏蒙而啟正信
故耆闍崛山有重閣講堂之勝蓮華世界侈琳宮寶
地之嚴蓋繇繇敬生信繇信生悟此樓閣塔廟之所係
於象教者極重也昔周穆王築中天之臺以奉化人
漢明帝立精舍於雒城西門以居摩騰吳大帝赤烏

中感舍利之異始大營浮圖以居康居僧會而晉宋之時佛圖即有講堂及達摩西來直指人心拈花一宗盛唱東土始分創禪院而法堂之立從可知矣自是世奉代嚴歲增月益而叢林巨剎遍滿寰區湧殿飛樓充溢塵界而名山勝地尤無不開法王之席者如吾吳鄧尉山萬峰聖恩禪寺亦其最著者也山距吳城西七十餘里其岡巒層複嶺岫縈紆五湖涵漾其前二堰環帶其後山水交映泉石含暉草木菁華煙雲明媚而龍翔鳳翥之奇象迴虎踞之蹟爲障爲屏若几若案此固吳山之最濶而亦最奇者也既逾重巒複嶺迴溪曲澗而豁然天開雄踞湖上左右翊

衛前後承趨氣象非常形勢殊特而聖恩大剎巍然
寔踞其中焉寺之經始寔於元季萬峰祖師有葺路
藍萐之勤開人天龍象之窟地靈人傑再世益隆龍
光昭回奎章赫奕寵錫薦加寺以增重然建立一時
規制雖備而歷年三百傾廢爲多故昔之金輝碧明
大都涼煙衰草而昔之香林寶所半爲酒玷歌臺今
昔廢興爲可感也於是三峰漢老人賁至而再興之
而今剖師大和尚繼住而法席愈盛天龍雜遝緇素
奔趨海湧雲臻川流奎集於是撤舊更新興墜起廢
時像設之妙麗樓閣之崢嶸有若天成有同地湧
不特盡還舊觀亦且什伯往蹟入其門者如踐天宮

如遊化城寶華莊嚴毘盧樓閣無以加矣而大法堂之復建則於戊子春焉蓋其時諸廢具舉而法堂未立師慨然曰續佛慧命在於敷宣大法而一時會下嘗逾萬指苟椎拂所至而無以大容之則何以展龍象之蹴蹋而聆獅王之哮吼乎乃與上首濟琚庀材鳩工壘基構室而檀施翕集畚鍤填委不日而大厦成矣凡爲巨屋五楹間橫袤百餘尺崇三進五潏峙宜稱而觚楞騫飛棟宇雄邃層椽蜚拱聯薨櫛甍地據殊勝形稱最高於是日月經於上楹山河拱其洞戶閑敞巨麗寔爲大觀直是兜率現彈指之間不特東林有神運之殷也所以一登斯堂纔據高座而五

湖湘澎湃儼若朝宗萬峰環立若爲拱聽將使滴水還源頑石點首又豈止化導法筵之四衆覺悟含識之羣生哉營建之功於斯極矣吾聞尊那經云無盡功德七種而建立精舍寔居第二而福田經則又以興立佛圖僧房爲梵天七種福德之第一何也噫吾知之矣但崇像設僅茫兩風而木石不通其性靈禽魚無馱於鍾鼓則雖高閣廣廈概日干雲窮金碧之妍極命奐之美而事止有爲寔第二義若獅絃於此而再振毒鼓於此而大鳴龍神於此而聽法天魔於此而摧鋒大機大用於此而闡其全爲寔爲權於此而克其際則如虎之負隅而威猙倍增如龍之得雲而

神通愈大則其有關於明心之大法如來之慧命爲何如哉故雖人天有漏之因即是無上菩提之道矣此福田經之所以稱爲梵天福德之第一而有進於尊那之所云也因合掌稽首而復系之以銘銘曰

有一大士說法如雷霆電交飛風濤并來鼓盪萬彙聲施九垓震驚起蟄地劃天開遂破陰凝雲漢昭回神功一寂雷安在哉惟此大士說法如雨或灑稠林或膏瘠土潤徧莖根澤周天宇福蘖慧芽瞬花息蘂會襲珠衣頓森玉塵究竟千言寔無一語所以聽法其衆如林瓊株駢條玉樹千尋蔭茫大千蔚蔚森森所以法席其廣如海珊瑚千網珠璣百琲鯉鯨游泳

島嶼塊壘沐日浴月坤函乾宰滄海雖廣函蓋容之
鄧林雖稠巨野載之詎此大衆而立風披乃購異材
乃集工師豫章層構貞珉銜基虹梁蛻棟兩楠星棖
魚鱗萬甍龍首千栴八窗璫瓏修廊逶迤萬頃爲沼
層崖作梯香臺雲矗寶級天躋峰巒扶伏星漢低垂
前頰巨浸後倚崇巖暑來西爽寒襲東曦山河萃美
風氣罄宜旣成斯堂以容法侶人天龍鬼爰萃爰止
半偈敷宣四衆歡喜天樂要眇雨花繽紛香煙沓霧
花氣蒸雲道風漸被芳聲普聞我聞洪名上弘下壁
古佛現身如來寶積大定魏山精心慧日再乘願輪
寔據此室輔作之者亦大比丘名曰濟琚勤舊無儔

兩山受記五牧重遊囑累吾文以標禪窟譬如有人
因指見月我一豪端湧現閭閻永無壞者在此銘碣
南嶽儲和尚報慈室銘

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天下有其志未立而
克成其行者乎司馬氏曰爲人臣子不可以不知春
秋吾讀史而時見有其人者性至孝奉養克盡居喪
過禮柴毀骨立而一失其身後世之言孝者莫稱焉
吾每讀其事而未嘗不爲之流涕也雖然通乎孝經
之所以爲孝者數世而一見而通乎春秋之所以爲
孝者則非數世而一見者也夫人秉五常以生而性
本善又何以孝之難言如是乎吾見古今人營營而

失其道者皆可悲也南嶽禪師儲和尚揚州李氏子
早歲出家受記於三峰藏和尚提正法印十坐道場
說法滿天下而今年踰六十矣自遭世變二十餘年
余竊見其俯仰身世一言一動若有所深隱而不能
釋者而身之所至必載其兩尊人木主以行香晨燈
夕無異定省嘗爲余言其兩尊人之賢而報慈自序
曰甲申三月之變尊甫貽書曰吾始祖鼻陶爲理官
子孫因氏理亦稱李後遂單稱李氏今逆賊犯闕先
皇帝死社稷而賊亦李氏吾忍與弑君大惡同姓乎
吾子孫當復古姓爲理氏嗟乎此師之所以能盡其
孝者乎師年六十餘矣出世四十餘年而明發之不

忘優乎其若見所謂終身之慕者非耶而師平時所
纓舉其先人之德行不可以更僕數也而今獨揭此
一言以昭示萬世非春秋之志乎師既得其志矣所
以能成其行者也佛之生先孔子四百有餘歲其大
報恩經所說人子之當孝於父母及人子之所不能
報於父母者有非孝經之所能盡也而後世不察以
爲孝於親乃聖人之道而不知佛已先言之於四百
年之前矣故後之人惟能率聖人之孝者方克荷佛
之道者也鐔津明教嵩禪師深知之爲著原教篇及
孝論甚備有非後儒之所能言者先聖後聖其揆一
也而佛與聖人之孝千百世而下惟鐔津爲能言之

而師爲能行之鐔津亦李氏子吁亦異矣雖然鐔津
原教之書孝經之行也而師報慈之一言則春秋之
志也得春秋之志矣而有不能率孝經之行者乎吾
故以爲非數世而一見者也師立塔院於吾吳堯峰
之巔而別構室三楹以奉其兩尊人朱主顏曰報慈
之室而屬余爲之記兩尊人者揚州李孝敏先生諱
嘉兆暨靜儀高儒人也余自悲學聖人而不能報吾
親以有愧于師也因揮涕而書之銘曰

李氏之先爲虞士師彼猾彼奸大刑以隨惟此大義
春秋所資曰惟春秋聖人之志尊攘是司亂賊是懼
千載而下斯義隕墜有一長者士師苗裔凜凜綱常

赫赫名義易李爲理一言萬世惟孝與忠誕生大士
揭此一言日月昭示昊天夢夢以醒昏醉江河滔滔
以作砥柱志既立矣行亦克成世出世間寔惟斯人
終身之慕古罕其倫迦文報恩萬書原教彼千萬言
於以教孝大士躬行一言爲報我荷斯道回向大雄
說法忉利寔敬其宗爲行爲志後聖所同北斗告成
西狩絕筆二義克兼始盡子職以茲報慈允答罔極
巖巖堯峰翼翼廟祐有屋三楹報慈之室爲刻此銘
萬世是則

法林菴迥塵淨公道行碑

時將末法像教日衰桑門之徒無異塵俗非役志於

名聞利養則墜入於貢高我慢求其精修梵行不聞
隱微勞苦辛勤以供徒侶沒齒無倦數十年僅若晨
昏一縷不私此身外并無銚鉢曠觀斯世寔鮮其人
茲法林菴迥塵大師者起自田間來歸法苑奮身衛
衆性所安焉盡瘁無辭死而後已歲田博飯供四衆
之往來力穡有秋萃三時之勤動酷夏暑雨則受淋
滴炎暴之災歲暮冰霜則受慄慄瘁癯之苦起必先
衆而起息必後衆而息食必衆之所賸事必衆之所
難焦心勞思竭力殫悴以拓常住之業以供荷道之
衆初迥公本師之住此菴也屋則一椽人則單丁師
既脫白於此以精修而克倡於是徒侶日增佛宇日

葺堂廡庖福輪奐聿新梵唄鍾魚晨夕互答偶一入室儼然名藍仰師之功食師之德與歲俱永爲時未央乃於己酉之秋忽然示疾而逝衆恐不能表師之德概且無以志衆之哀思於是秦餘山人徐枋合掌趺坐而說偈言

迥塵大闡士法名晉維淨大弘彼願力爲法轉食輪勤身衛四衆力田供三寶滋畊復易耨胼手更胼足三百又六十無一息安養如是三十年勤動如一日歲歲大有秋香積溢穗穡雲水及常住赴之水歸壑玉粒盛霜鎡來者皆飽滿衆心生歡喜齊聲彌陀佛聲徹梵天界功德等河沙以此最勝因得成無上道

昔無相居士結跏作伽陀勤修喻治田菩提譬嘉禾
持戒爲保衛忍辱爲涵受布施爲糞壅精進爲耘耔
智慧爲雨露種之自然生我今說偈言治田即修証
堤防峻道範耙梳淨戒體灌溉滋福德收穫爲証果
一粒即真性無滅亦無生我有萬古田常稔而無瘠
我與居士說異口寔同吻唱和如螺唄是二還是一
迥塵大功德如是復如是而今往西方隻履忽歸去
法侶及眷屬涕淚而悲泣我今爲彼言以解衆悲故
功德苟及人來去無差別身逝道自存萬劫常不壞

雜文

書成告家廟文

維年月日孝男枋敢昭告於顯考詹事府協理府事
兼翰林院學士勿齋府君曰枋幼承庭訓長克志學
兀兀孜孜罔敢荒怠雖謫劣無中材之姿而義方同
聖功之養顧初專帖括罕習成書繼慕兼通旋遭禍
亂家哀國恤萃於一身失墜荒迷寃哉酷矣乙酉之
禍府君執枋手而泣曰吾固不可不死若即長爲農
夫以沒世可以無憾而枋不自揆量誓必從死雖志
操不薄而前言不讐然面目覲然而辱親是懼既不
忍汶汶以入俗又豈容嘿嘿以苟生遂思託之空言
明其風素原本家學稍立綱維於是三虞讀禮之餘
小祥卒哭之後陳篋數十伏讀遺書雖才匪三長而

有心史學專精竭志極討窮搜疾病間臨外患時至而素業弗輟修輯罔移踰涉十年二書竣役一曰廿一史文彙所以記言也一曰通鑑紀事類聚所以記事也文彙卷軸浩繁尚稽繕寫紀事經營卒業裝帙已成其爲書人以事分事因類聚凡分爲若干事聚爲若干部共成若干卷又以愚瞽之見竊志妄言部系以敘事系以論凡爲敘若干篇論若干篇小論若干首其間成敗得失之林治亂興亡之數櫛比字句較畊豪釐雖未成一家之言或不無千慮之得因思古人成書遭逢盛世莫不獻之當宁藏之天府而枋生當亂離淪身荒野見天無日茲事未期故雖列之

凡筵告之家廟披陳款悽一寫悲哀雖學術荒疏致
譏妄作然或褒貶是非規條品目無畔春秋之大義
有裨先正之成書則願府君默啟其聰陰相厥事使
枋所有志而未逮者次第得以告成焉則枋雖苟延
視息於一時庶幾稍塞釁責於後世矣昔馬遷成書
流連於太史之顧命思廉作史慷慨於吏部之遺言
夫惟有哀思慘怛之心斯爲述作論著之本事根忠
孝夫豈徒然昔賢著書有繇來矣枋雖才愧古人而
悲滋二子偷生自悼乃營是書而歲月推遷遂踰十
載音塵愈杳而成業無多撫序增悲摧心欲絕枋不
勝哀感之至

書故仁壽令殉節顧公逸事

明仁壽令顧公諱繩詒字敬承故大司馬少保公諱其志之仲子也崇禎庚午舉鄉薦在解額楊公廷樞榜中南闈座主爲江右姜相國曰廣是科得人最盛一時文章人物幾無遺賢榜首楊公外如張公溥陳公子龍鄭公敷教盛公王贊諸賢皆宿負譽望時論翕然不特人文冠十五國亦二百幾十年所無也一日大會於虎丘諸賢畢集言論丰采各各自得酒酣楊公離席起大聲揚解而言曰吾兄弟中有能爲方正學楊椒山其人者卒此爵楊公蓋自謂衆亦共目之顧公應聲起端拱趨出曰小弟能爲引爵一飲而

盡一坐大驚蓋公生平豈第多智詎諧滑稽嘗一言
傾其坐人人皆解頤指之曰此俊物非龍逢比干也
今於大會大嚼不讓衆皆疑之未有心許者及崇禎
末公官成都之仁壽令獻賊破蜀據會城以公循吏
得民心因遣人招公公忼慨指天誓不辱賊即馳馬
入學宮長縊而死嗚呼公之言酬矣此甲申七月事
也及戊子歲楊公屏跡湖濱之山舍而爲湖濱間起
事者所染被執不屈臨刃亦罵不絕口嗚呼成仁取
義兩公之言若合券於十五年之前先後一揆快然
無遺憾惟是楊公素有氣節之望者無論若公者詩
酒自污而其自信則又何確也故益不可及云

告家廟文

維辛酉歲二月乙酉朔越十有八日壬寅孝六世孫男枋同叔沐兄枚兄集兄林兄棧兄棧姪炯姪煒姪燁男文止等百拜昭告於顯六世祖考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瓜涇府君顯六世祖妣累封宜人贈淑人朱氏顯高祖考江西南昌府靖安縣知縣左江府君顯高祖妣碩人張氏顯曾祖考太學生素菴府君顯曾祖妣碩人沈氏顯祖考勅贈翰林院簡討徵仕郎雲澗府君顯前祖妣勅贈孺人邢氏顯祖妣旌表貞節勅封太孺人朱氏顯考詹事府協理府事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勿齋府君顯妣勅封孺

人吳氏曰徐氏遠有世緒後先暉映史冊天復篤生
吾中丞府君振跡於前大尹大叅府君繩武於後而
吾勿齋學士府君復身係綱常爭光日月維此家聲
史冊所罕而二百年來家乘未立譜系不明則何以
昭先烈而裕後昆也枋追維學士府君將草創未遂
痛思繼志二十餘年茲者邀請族長親房同集草堂
經始其事謹以牲醴用申虔告孝六世孫男枋臨告
曷勝感愴之至

告亡室張碩人文

維碩人平時潔蘋蘩奉祭祀惟謹凡事關祖先宗族
靡不竭力傾心而尤督促我創造家譜嘗語枋曰吾

大姑二姑家有家譜

松陵吳氏

吾女家有家譜

休寧江氏

至如

鄰家某某且有家譜

天平范氏

君家大族胡獨無之此是

君之責也君今不爲誰爲之者必藉族長親房三四

老成可以共圖然皆年七八十矣君今不爲後必悔

之祀先會族之費吾願任之無煩君心嗚呼傷哉碩

人此言猶在吾耳而碩人今何往也吾痛念遺言不

啻金石故發憤於今春舉行茲於今十八日敦請族

長親房齊集草堂經始其事謹薦醴饌以告不勝哀

愴之至

居易堂集卷之十五終

居易堂集卷之十六

賦

主藥神賦

并序

十主藥神本見華嚴有吉祥旛檀林
清淨光明名稱普聞蔽日光極等名

昭陽單闕之歲暮商無射之月見龍眠墨蹟有主藥
神圖爰彷彿而像之并作賦以系之其辭曰

兩儀既判三辰始明四序去來五德煙煴寰區永奠
水土攸平陽和布而東作清商屆而西成于是羣動
誕殖萬彙萌生紛總總其林立蠢蠕蠕而含靈人立
三才之統伊維萬物之尊立網陳紀條貫枝分教養
浹于九垓仁壽瀰于八紘然而有治有亂者理數使

然也有成有毀者物性必遷也亂與毀者伊之病也
成與治者幾之安也不安其安而不病其病者藥之
權也天地之病隕星蝕日吹霾雨血解飛墜沈山崩
川竭是以聖王爲良醫修寔德爲上藥邦國之病四
維不張五經掃地學較荒蕪倉廩空虛是以聖佐爲
良醫施王政爲上藥維人之病先感腠理尋入腎腸
既潰償其筋髓遂沈痼於膏肓六賊訐哭二豎潛藏
五藏癥結四體廢張陰紐陽絡之既解三陽五會之
不當詩書足以悅性而不能禦水火之偏勝菽粟足
以資生而不能剪蠹賊之無良苟無百草之滋五石
之齊去聲即今劑字是即盧醫處其禁方俞跗察于明堂而曾

不能救一病亦猶將士素習于兵而不操寸鐵其何以尅敵而受降也哉天愍羣生爲產庶藥以療多病易猶納鑰上下天地橫絕八極東抵蓬萊南越炎海西過流沙北極窮髮莫不近取諸人遠取諸物其草則返魂懷夢却睡忘憂吉雲良曜平露迎颺音留金光食而天老玉紅醉而神遊又有鹿葱鹿韭龍御龍芻稀首烏扇鳳葵蠹薺昌羊引年牽牛止痛獲結根而爲人厥名神衛芝掘地而如掌其寔仙腴又有長卿簡子杜若管仲因劉寄以得名思李姬而入夢庭生堯韭于以駐顏海餘禹糧無勞播種其木則圓丘長生之樹瀛海不饑之木或多影而萬年或無影而九

楊

竹音

辟惡帶夫女香禦凶稱夫帝座槐榆與橘柚爲

弟兄龍目與荔支爲臣僕通重譯而采華寔四照而

迷穀若乃松肪爲飯柏實延年青囊蠲忿縹李成仙

桂爲百藥之長杏惟五穀之先巨桃華實萬歲大椿

春秋八千攝攝佩而通神措措服而華顏若是者靡

靡離離逌逌鱗鱗若太倉之粟積音積如巨渤之波興

莫不揚翠葉枕紫莖發紅花秀朱榮緗葩縹蒂綺藻

絲英或含膏而垂露或綴實而繁星或蟠枝而偃蓋

或懸囊以明燈或夭矯枝格偃蹇連蜷若虬攫而龍

升龍涎雞舌金顏艾納辟諸邪通百靈酷烈淑郁雜

逌紛紜至於金石之倫蟲魚之族取之有方用之不

濱于是荊州之貢三品麗水之產五金鏐鉞銑錄鏃

鉅鏈鑛麟趾馬蹄寧獨紀瑞龍園龜臙音于以完形

續骨赤仄祛邪紫珍餌藍田之玉屑餐丹水之玉膏

璠璣瑾瑜瓊璘璇璣既澤理而滅疵亦禦氣而逍遙

服玄真而命無極食紫英而精不搖又有啖血之砂

凝霜之乳和白鳳之膏擣青麟之髓音雞身而鵲

鳴音鱧音牛首而蛇尾同肫肫以解憂似鰮鰮之禦火

鹿蜀與虎臯宜男天嬰偕倉庚療妬鞠通含墨而愈

聾脉望降星而度世鵲鳴已瘡灌灌止昧采及丙丁

之魚食同己亥之豕更有薜荔益壽醴醪導和丹丘

之茱青田之壺千日安眠六椀通靈惟僊藐而神酴

徒音是固極山海之所滋合天地以爲羅浩汗散漫錯
物紛紜玄幽奧蹟瑰怪華腴無以統之搜渤不殊爰
有明神是經是營之綱之紀判時令劃疆寓宜燥濕
別溫涼審疑似辨甘苦松入土而成苓橘過江而爲
枳蛇粟引蔓寔非靡蕪烏喙經年名曰附子當歸移
寸而易性小草垂根而遠志或同用而異宜或一名
而數指或畏燥而樂濡或避金而就土既累乘而分
銖亦合彼而違此莫不辨晰豪釐精詳名理維神之
靈寔聖且神星精在天嶽降同塵或度世而現身則
藥王藥上或應時而濟物則醫緩醫和壺公懸壺而
市涪翁竝音涪以居桑傳鵲飲華綴蛇車杏成林而

知董橘覆井而爲蘇徐登禁架削桑成脯公阿越方
枯樹生萸若乃相隱華陽令求勾漏書著等身方懸
肘後東臯北渚花藥扶疎金匱玉函緘題輻輳之才
彈鋏而識人瘤秋夫鍼芻而瘥鬼候至如黃龍浴水
玄鹿仙腴荒華消其蟻癥髮氣變其蛇癥馬嗣明之
鍊石叩薊子訓之摩銅人女子知名口無二價龍神
乞命方出千金若乃騎龍杖而歸來負鹿囊而行遠
診知隔幕之顏精別垂帷之腕鄧先生棲五嶽之樓
陶隱居築三層之館所謂吉祥光明名稱普聞亦主
日幢亦主檀林者非歟伊千古之名賢實十神之化
身也邃古以來俯仰萬禩藥以神爲主病與藥相比

音既既疹疾之潛消亦人物之共劑投之輒應用之最

精降及斯世貿亂神形人既冥頑藥亦不靈若陸海

之不可以舟濟若石田之不可以耜芸如入狂泉之

國而偕狂如飲盜泉之水而胥盜丹砂不能正其魄

琥珀不能明其心汶汶墨墨啞啞攘攘音村八庚韻淪胥以

鋪哀此下民亂曰舉世大病兮病于人心人心不可

返兮吾憂世之陸沉變亂是非兮枉直糾紛讒人高

張兮賢士無名淪淪訛訛兮嗟嗟信信伯夷爲貪兮

盜跖廉音魯男爲亂兮登徒貞莫知紀極兮日月重

昏吾哀告于神師兮願將大藥而錫茲使含生之偏

嘗兮亦舉世而療之俾人心之返正兮迴末流以攻

治平斬崑崙以爲砥石兮焚鄧林以爲艾炙摧銅山
以爲鑱針兮挽銀河以爲湯液人心之如墨兮浼黑
而爲白人心之如鈎兮砥曲而爲直使中行不外啓
其戎敵兮長樂不內背其君恩豺聲之不刃其親兮
牛哀之不食其兄音馨八庚韻蘭不讒屈之身兮蹠不盜惠
之名彼廼于焉不瘖兮惟永可以不盲劉廙任永二人名神善
吾請爰叩帝廷帝曰俞哉往勝乃任神受命兮降褰
瀛驅海嶽兮鞭風霆割雲根兮杵星精和金膏兮粉
玉英于是貪泉變爲上池兮狂瀾變爲德水邪蒿變
爲瑞軼兮腥穢變爲香藥蒲俎聿成益聰兮蘘荷化
而益智兔絲胥成瑤草兮松脂結爲威喜神醫洗髓

令神藥換心既旋乾而轉坤今亦過化而存神梟焉
反哺鳩亦延齡妬女之蟒味伊蒲而革性懶婦之魚
炤紡績而仍明鑿齒雕題懷般般之義訓狐鴻豹擾
足足之仁於是燭火熄日月出紫色泯丹華植一人
興四海謚維神之烈不再造于斯世乎於是爲歌以
頌于神曰世平平音便今壽延綿今藥之功今神之貺
今神之貺今億萬季今

鷓鴣賦

并序

鷓鴣南方之鳥也飛必南翔集必南首其鳴曰但南
不北故亦名懷南余聞而悲之君子曰可以人而不
如鳥乎爰作鷓鴣賦其辭曰

攬乾坤之維絡觀天地之氤氲南爲向明之位北爲
宅幽之扃南扇華風於赤縣北窮荒裔于玄冥維南
爲陽維北爲陰所以司天有南正之官吹風有南呂
之律易著南離之卦詩稱南陔之什舜唱歌于南薰
文作樂于南籥叶械向之則卉服而躋中華背之則伊
川而爲戎翟此固天經之自然亦物性之不革南方
有鳥名曰鷓鴣毓質朱垠誕靈炎隅日氣赤鳥之瑞
星精斗牛之墟純羽類于玄豹異質等于天雞心同
向日之葵翼比好風之箕軒翥而背北風戢翼而巢
南枝名曰懷南亦稱越雉畏負霜而鷄衣循建月而
鵲起聲似轆而鈞軋身非車而南指既辟瘴而習隱

亦享尊而神取

本草天神取鵲每
月一隻以饗至神

緊隨陽之介鳥實南紀

之珍禽賦離方之稗質稟火德之炎精違窮髮之玄
漠向赫曦之朱明雖託類于羽族固殊志而異心乃
者八紘絕維九陟折柱天地橫流江河鼎沸鄧林之
杞梓俱焚崑山之玉石盡碎水絕安瀾之魚山鮮伏
穴之獸叶元嘉歸燕并無林木之巢咸安異鳥豈有
殿楹之跼蛇虺出于洞穴豺虎交於衢路于時橘既
變枳荃亦爲荻軼不指佞松不後凋鵠雛嚇于腐鼠
海鷁避其潛蛟海鷁能
食蛟蛇不鵲不烏非驚非鳬又惡知鴻
鵠之不爲燕雀而孔鸞之不爲鴟梟惟茲神取叶湊
上聲矢
心無負稅衡浦之蘭林憩湘潭之蕙畝亶余性之不

移凜余心之可剖離名一宿雉不再偶斯一節之可
稱亦聲施于厥後豈如同鳳舉之千尋覽德輝於九
有飛必南翔集必南首翔乎禮樂之林集乎冠裳之
藪容與徘徊威遲翕習朱鳥踞正南之位大鵬奮圖
南之翼眇乎纖羽兼茲二德雖爰居避風而不長乎
炎裔雖鴻鴈隨陽而有時乎北適疇焉介節比其貞
心矢一心之不渝雖千古其長新既九死而無悔亦
百折而不傾江河之瀾既狂而不能沈淫于弱羽天
帝之醉未醒而不能迷惑于微禽豈燕尾之翦漢胡
鵠首之屬秦若夫執珪越吟冷人楚音一索款而激
響一撫操而流聲舊鄉悲于疾首故國愴其傷心至

如木門節士廬居處子逃隱鄰封淚枯墓樹坐不望
乎淇園身不向乎典午若乃羈臣絕國遠嫁異域痛
皓首而未歸去紫臺而無極鴈書一繫愁雲蕭條鴟
絃再彈悲聲咽啞于是望南天而碎心遡南風而泣
血伊千古之微烈實一心之所成維我心之匪石同
百鍊之精金曠有美而必合乃標德于斯禽慨余身
之安棲縱一羽之所逝總六合而遐觀窮八荒以橫
睇四溟既傾雙丸亦墜悲臺造天恨水帶地氣與臺
而龍從心同水而潺湲恨六龍之無還悲五馬之空
渡風蕭蕭而長鳴雲慘慘而將暮腸一日而九迴魂
一夕而九逝騁我目兮窮荒渺余懷兮南裔于是探

禹穴于會稽弔重華于蒼梧帝子去兮不返神女降
兮焉如翔千仞兮萬里濟三湘兮九疑乃使精衛填
海子規望帝揮魯陽之戈迴羲和之馭麗杲杲于中
天去漫漫之長夜于時而暢但南之芳聲畢懷南之
洪緒是雖隴坻慧鳥能思上皇秦繚貞禽不入異域
方茲鷓鴣焉能爲匹遂爲文以賦之因臨風而嘆息
瞻天末而長懷又誰能傳我以羽翼

張公賦

并序

謝康樂作山居賦并自注以言其事此賦雖不敢妄擬古人然亦當自注之鍊辭鍊意使事使辭一得之愚不欲自泯也

默全先生姓張氏名舜臣吳郡吳人也世以醫名先生遂名天下生平著孝友大節重然諾好人倫確然

有古人之風焉乙巳歲夏先生年六十矣先生洗腆
致酒以奉高堂之歡入山以語余曰君何以壽我余
笑曰吾將與子以不朽矣六月之詩曰張仲孝友孔
北海曰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余重先
生之孝友足以敦薄俗而還醇風爰表其世系疏其
爵里作張公賦以贈之其辭曰

帝青陽之苗裔

張氏出自姬姓黃帝子少昊青陽氏

應列宿于天厨

二十八宿張為天厨主觴

客

占微垣之象緯標族望于清河流同源而漫衍枝

共本而扶疎系本出于皇姬厥初祖于弓正

青陽氏第五子揮為弓正

始制弓矢子孫賜姓張氏

以世功而為族寔當官而受姓既上粲于星

精亦下同于河潤

謂族望清河也

家世則杜陵茂陵

漢張安世杜陵人張敞茂陵人

維桑則方城武城

漢張皓子避地居方城因世家焉晉張華張弘張

張謐隋張瀚俱

下邳上谷

唐張仁愿華州下邳人後魏張柬上

山陽濟

南陽武城人

漢張儉山陽高平人

臥龍東鹿

晉張軌據涼築臥龍城居之唐張興東鹿人

鳳州鴈門

宋張珪龍西鳳州人後

官閣則長壽廣武

隋張威封長壽縣公晉

孝

昌安樂

江左宋張永封孝昌縣侯

定遠定襄

唐張公謹封定遠郡公南齊張冲封定襄侯

平臯平陸

後魏張肅封平臯子張

或稱計相

張蒼事漢高帝以列侯主計稱計相

號恩侯

漢宣帝以皇曾孫遂至盛之禍掖廷令張賀教養

五王居首

唐張柬之與崔玄暉故暉桓彥範袁恕已同倡義還武氏誅二張

萬戶封留

反正中宗皆以功封王時稱五王東之為漢陽郡王實首功焉

平推廷尉

漢張釋之為廷尉曰

功都

岸頭

漢張次公以功封岸頭侯

於是鼎盛河西

晉五湖之亂張氏逐霸河西

國華江左

張為江左

望族史臣曰有晉自宅淮海張氏無乏賢良及宋齊之間雅道彌盛直與六朝相終始云

忠孝著于周韓

周宣王時張仲為卿士詩

曰張仲孝友張良以五世相韓易韓報仇擊秦始王

詩書傳于鄒魯

自漢至宋張氏窮經為儒宗者代有其人

礪常

山而作屏

張耳封常山王

帶曲江而分土

始與張氏後因官居于韶州曲江唐張九齡其後也時稱九齡

為張

傳經而為帝師

漢安昌侯張禹授易論語為帝師

作賦而稱王佐

阮籍見張華鶴

鶴賦而歎曰

蟬聯西鄂之郊

漢張衡晉張輔後魏張羅北齊張保洛俱南陽西鄂人

鵲起東門

之府

漢張湛居中東門侯舍時號為中東門君

門多賜祭

唐張知審兄弟同貴門皆列祭戟

里號鳴珂

唐張嘉貞為相弟嘉祐為金吾將軍一時鼎盛時號所居坊為鳴珂里

垂玉海之花

南齊張融文集數十卷自名為玉海

起金城之霸圖

前涼張氏霸河西居金城焉

赤松辟穀

張良辟穀願從赤松子遊

黃石傳

書

張良受書圯上老人為黄石公

既五世而相韓亦九侯而佐漢

漢張安世始封為富平侯

後延壽勅臨放純奮前吉凡九世嗣爵為侯者垂二百年

錄尚書于禁中

後漢張禹為太傅錄尚書事居禁中

釋文

言于講殿

梁武帝于文德殿釋乾坤文言張議詒審循環詞

赤龍駒

之賦文

梁武帝時河南國獻赤龍駒能拜伏善舞帝令張率為賦

白馬生之強諫

張湛常乘白馬見光武臨朝有

情容艱諫後帝每見湛

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

規鳳宸而作箴

宋張知白

壁龍圖而濡

翰

宋張去華作元元論其宗命

渾天七政璇機

漢張衡畫璇機之

報

國千秋金鑑

張九齡于玄宗千秋節上

特贊與三公絕席

後漢

者與萬石同傳

張叔

若乃家雄河內

漢張玄魏張範後魏張蒲

洲

接汚濱

江左宋張興世居臨汚水當其門前忽

西州名士

張與酒泉殿

臣子芝少少持高操名重一時文為儒宗武為將表魏張恭初為殿煌功曹後

拜成已校尉子就父子著標西州後魏張湛亦酒泉懷煌人為河西著姓宗人

南陽冠軍

南齊張敬兒

蓮勺

初繇軹徒

漢張為本軹

酒泉不賸家聲幽州則兄弟兩公

唐張知舉幽州

郡公弟知恭

猗氏則祖孫三相

張嘉貞蒲州猗氏人相玄宗子延賞相德

河間則扶杖殿中

隋文帝素欽河間張美德望

博望則乘槎天

上

漢武帝令博望侯張騫窮河源騫得

稽古則敕賜帟襦

注見釋

從

駕則遮風步障

北齊張景仁有寵于後主恩遇日隆景仁多疾或從車駕道宿每逐步障為遮風寒

賦已成于

待詔

張率為待詔賦梁武帝嗟賞謂勝相如枚舉

詩復詠其朝天

唐張建封為節度使入朝賦朝天行以獻

舊鄉而列戟

唐故事官三品列戟京師第門張介然請列戟故里以榮鄉人玄宗從之本鄉列戟自介然始

在陋巷

而回軒

唐張志和隱居若雪觀察使使大其門號回軒巷

嘗勒銘于劍閣

晉張載

乃圖像

于凌煙

唐張巡張萬福俱圖形凌煙閣

秘書則三期黃卷

江左故事秘書郎為甲族起家之選居職不數

十日便遷張發授此職固求久任徧觀內閣書籍三載方還秩

學士則萬選青錢

唐張鷟大辭猶青銅錢萬選萬中時號鷟為青錢

學士

江東人士之冠

宋張洎

京洛孝廉之船

晉張憑善清言京尹劉真常遣人持教見

廉船開善寺之松枝可為後事

陳後主幸鍾山開善寺坐松林下教張譏義索麝尾末至後主教取松枝

手授譏曰可代麝尾困頓羣臣曰此即張後事

芳林苑之楊柳似其當年

劉俊之為益州府蜀柳數株枝

條甚長狀若絲縷植于芳林苑齊武帝賞玩咨嗟曰此楊柳風流可愛似張諸當年

結襪廷中

張釋之為廷尉王生者善為黃老言嘗召居廷

中公偶盡會顧為釋之曰吾被解為我結襪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讓王生奈何廷尉張廷尉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于張廷尉廷尉今天下名臣

吾故聊使結

埋輪都下

漢順帝時遣八使徇行風俗張綱獨埋其車輪于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彈劾大將軍梁冀

書奏京

師震棟顧雍致歎于冠羣

吳張溫卓犖冠羣顧雍歎曰溫當今無輩

徐陵讓位于僕

射張種識音宏博時以為宰相之器僕射徐陵抗表讓位

擅兩國而稱公

宋張昭封舒國公鄧國公張耆封鄧國公徐國

公張士選封鄧

國公鄧國公

都九州而為伯

叶霸○唐張萬福食祿七十年足蒞九州

朝無西顧而

衣繡畫行

張既馮翊高陵人魏武即用為雍州刺史曰還知本州可謂衣繡畫行後既悉平河西羌胡文帝詔褒之曰使吾常無西顧之念

爵分南陽而彈琴清暇

唐張錫封南陽郡公嗜酒鼓琴自娛

京兆之走馬章

臺張敞為京兆尹常走馬章臺以便而相馬

陽都之鬪雞翁舍

漢宣帝追念張賀舊恩封陽都侯侯為自處置其里居祭

西鬪雞翁舍南上少時所嘗遊處也

堂有千歲之號

宋張士遜三入相神宗嘗飛白書千歲字賜之士遜因建千歲堂

家

有萬石之名

唐宰相張大瓊有四子父子皆至三品時稱萬石張家

載書則三十乘

晉司空張華家

多藏書嘗移居載書三十乘

賜第則七百楹

宋張耆年十一即給事真宗藩邸及帝即位賜第七百楹

書充羸

于秘府

唐張嘉貞累世富貴所聚書畫并于秘府

堂經始于靈鈞

涼張茂築靈鈞臺

比鄰籬

落而驚語

江左張鏡少與光祿大夫顏延之鄰居顏談義飲酒醉中不絕而鏡靜默無言聲後鏡與客談延之從籬邊聞之取朝鞋坐聽

辭義清玄延之心服謂客曰彼有人焉縣是居平不復酣叫

重譯梯航而購文

唐張鷟文名震天下新羅日本使至必出

金購

吳會之五龍騰躍

張茂度子演鏡永辨俗俱知名時謂之張氏五龍吳郡人

中朝之一鷟

飛鳴

張鷟早慧兒時夢一紫大鳥五色成文止其庭大父曰吾聞五色亦文鳳也紫文鷟鷟也若壯殆以文章瑞朝廷平因名之曰鷟

據涼

州而倚柱

涼張氏時有謠云秦川中血沒腕惟有涼州倚柱觀

稱江東之步兵

晉張翰一歲

連典四州

江左張冲一歲之甲授四州刺史

三世竝降萬乘

宋武帝幸張永宅梁武帝幸張稷宅三世

竝降萬乘時人榮之

湘東號百六之公

梁元帝為湘東王策張綰百事

河南

領十二之郡

隋裴須陀領河南道十二郡討捕黠陟大使

盛稱蓋代貴本連天

餘陵

星本在天河上縣來張姓本連天

此誠上應星精之炳耀下同河潤之波

瀾者也所以忠節則安太子于俄頃

漢高帝易太子張良定策招四皓出而太子得

不廢翊曾孫於既危

注見恩侯句

代晉恭而飲酖

宋武篡晉以藥酒一嬰付張禪令酖晉恭

帝神受命而嘆曰：「朕君而求生不如死也。」因自飲而死。

殉梁室之將頽

梁張處義不事陳陳文帝致之遂自殺

睢陽

齒同城碎

睢陽破賊將尹子奇問張巡曰：「聞公督戰，齒皆碎，何至是？」巡曰：「吾氣吞逆賊，顧力屈耳。」子奇怒，以刀抉其口，齒存者三四耳。

太原柵與雲飛

後唐張敬達堅守太原，以拒晉祖石敬瑭。敬瑭為長圍連柵以攻之，攻具將成，輒有大風雨，暴水而壞之。

不

屈穹廬同蘇武之持節

博望侯張騫為使月氏，徑匈奴中，單于留之十餘歲，騫持漢節不失。

堅嬰

孤壘似臧洪之被圍

南齊末，張冲為舒州刺史，與子守郢城。梁武起兵，手書喻意，又遣辯士說之，冲確然不回，堅守至死。

死時論比之臧洪之被圍也

孝行則泣遺劍

後漢張武生，不識父，常持父遺劍至，以處祭，敬哭泣。

哀故扇

江左張歎生而母亡歎歲而知之，便淚感慕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惟得一扇，乃錄之，每至感思輒開紙流涕。

奉經帕而流

連張讓切喪母及有識求得母一錯絲經帕，每歲時輒對帕哽咽。

聞箏聲而悽惋

梁張敬兒，瑋堂彈琴，殺以母劉氏先善此。

使每聞瑋彈，便悲感頓絕，終身不復聽之。州里謂之淳孝。

植墓之柳杖生枝

宋張愈居母憂，至孝，植所持柳杖於室，忽生枝。

入夢之金鏡刮眼

後魏張元年十六，祖喪，明讀藥師經，然燈祈請，以期復明。七日夜夢一老翁以金鏡刮其眼目。

後三日祖

報讐之子頻聞

梁張景仁年，斬父讐首以祭父墓。唐張彥年十一歲，與兄連手殺父仇宋范陽張藏英子。

殺父仇燕蔚間稱

為報仇張孝子

剗股之奇屢見宋張奎剗股肉和藥以療母疾張撲

兩臂肉以療祖母疾

白雀馴于階除紫芝產于庭院

張九齡居母喪與不勝哀有紫芝產座側

白雀巢

治績則一穗兩岐之麥

漢張堪為漁陽太守有異政民歌之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

不可支治

異畝同穎之禾

梁張績為湘州刺史猛蠻向化益

武陽

之遺袍不拾

唐張允濟為武陽令有異政行人夜發遺袍道中行十餘里乃寤人曰吾境未嘗拾遺因還取之如言而得

欽

賢之繪像為師

宋張田知廣州作欽賢堂繪古昔刺史之清廉者之像于壁日夕師拜之蘇軾嘗比田于古之廉吏

莫

青郊而祠社

唐張文琮為建州刺史立祠社稷塲于東郊

禱白崖而遂寧

宋張士遷為

第一以旱禱雨白

粟賑饑于上廩

宋張傳知楚州歲饑便宜發上倉粟賑貸事訖奏所活萬計

身

捍水于浮堤

宋張觀知相州河決浮梁武請避北原觀不從躬率卒徒築堤民遂無患

兖州政化食虎

六駮

周隋時兖州境有虎害反張華原為刺史州東觀山忽有六駮食虎成以為政化所至

穀城清風植柳干

株

宋張唐英為穀城令舊縣園歲賦莢種與民取息銓曹指為富縣唐英至一空其園植干株柳于其中聞者歎美其清風

儒術則尼

山入夢爰生孔孫

元張孔孫父夢謁孔子廟得賜佳果已而孔孫生遂名之

稚齒通經遂稱

曾子

後漢張霸七歲通經鄉人號為張曾子

鄢陵為梁丘之宗

後漢張與潁川鄢陵人習梁丘易為梁丘家宗

弟子嘗

學舍寔周官之比

朱張環請散周官之法立齋舍八十二區學官之盛近代無比

講易而

坐虎皮

宋儒張載

談經而稱麀尾

陳後主造玉柄麀尾新成親執之曰當今雖復多士如林至于堪執此者獨張

譏耳即

弟子雲從萬人

注見上

門徒霧市五里

後漢張楷字公超通春秋尚書門徒賓客

父黨宿儒問業者車馬填街徒從無所止黃門賁戚

為起虛舍于路次時稱公超之市楷又能作五里霧

定麟經于一書

張霸減定

嚴氏春秋為二十萬言時名張氏學

梁鴻寶于萬紙

梁張繼著鴻寶一百卷

延之歎曰彼有

人焉

注見比鄰句

少文嘗言吾道東矣

張敷與高士宗少文談繫象少文時屈因歎曰吾道東矣

文

章則敷七命之金華

晉張協作七命曰有晉之融皇風也金華故微

詠四愁之玉案

張衡作四愁詩云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

擬兩都而作京

張衡擬延固兩都賦作二京賦

續三征

而染翰

梁張繼為湘州刺史作南征賦蓋謂其繼班彪北征曹昭東征潘岳西征而作此也

溟渤超于玄虛

張融作海賦顧愷之曰是賦寔超玄虛謂勝木華海賦也

鷦鷯稱于大阮

注見王佐句

南宮獻翠微

之篇

唐張昌齡冀州南宮人獻翠微宮頌

曲江題白羽之扇

玄宗以白羽扇賜張九齡九齡遂作白羽扇賦

濛汜則司隸傳車

晉張載作濛汜賦司隸校尉傳立見而蓋實以車迎之言談盡日

虫蟲播則天

子同現

北齊張景仁喜策談兒童時諸國學摹石經許子華曰張郎風骨必當通貴不但官爵顯達必當與天子同筆現傳未履後如所言自舍

頭以來八體取進一人而已

原芝之一略千言

宋張孝祥讀書一過目不忘下筆頃刻數千言因芝生大廟獻文曰原芝

草聖之墨池衣練

後漢張芝字伯英尤精草書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臨池學書池水為之墨韋仲將謂之草聖

粲美其遺音

宋粲言于宋明帝曰臣觀張緒有正始遺音

孔融寶其書篆

魏張紉善楷篆書孔融得

其書甚寶之

至如應鵲茗之霸諺

涼張琬時諺曰涼州鵲茗寇賊消鵲茗翻翻怖殺人

立鵲尾

之奇功

宋明帝時南郡王義宣反相持久不決屯兵鵲尾張與世建策破之

嘗一日而九捷

宋張玘

合轍而分鏑

宋張威創法為撒星陣分合不常間鼓則合開金則散常以步制騎焉

戎旃標淨天之

鵲

張威臨陣酣戰兩眼皆赤時鵲為張鵲眼威因立淨天鵲旗以自表

雄圖兆奮翅之鴻

涼張駿時諺曰鴻從南來

雀不驚誰謂低雞尾翅

生高舉六翮鳳凰鳴

野張孝秀依遠公居處

山之東林結白蓮社

既浮家于西塞

亦

又有青城逸士

宋張愈隱

青城山

白社遺民

晉宋

張

野

山

之

東

林

結

白

蓮

社

既

浮

家于西塞

唐張志和浮家泛宅往來

蒼雪間有西塞山漁歌

亦

又有青城逸士

宋張愈隱

青城山

白社遺民

晉宋

張

野

山

之

東

林

結

白

蓮

社

既

浮

家

于

西塞

唐張志和浮家泛宅往來

蒼雪間有西塞山漁歌

亦

又有青城逸士

宋張愈隱

青城山

白社遺民

晉宋

張

野

山

之

東

林

結

白

蓮

社

既

浮

家

于

西塞

唐張志和浮家泛宅往來

蒼雪間有西塞山漁歌

亦

又有青城逸士

宋張愈隱

青城山

白社遺民

晉宋

張

野

山

之

東

林

結

白

蓮

社

既

浮

家

于

西塞

唐張志和浮家泛宅往來

蒼雪間有西塞山漁歌

亦

又有青城逸士

宋張愈隱

青城山

白社遺民

晉宋

張

野

山

之

東

林

結

白

蓮

社

既

浮

家

于

之女曰帝後第七車知我所來時張寬在第七車
對曰此天星也主祭祀肅戒不潔則女人星見
志成即于御前賜
青鐵硯及麟角管
扣之則鳴矣如其
言果聲聞數里

又有占風鵲圖
北齊張子信善風角管與奚永洛對坐有鵲鳴庭樹而
以先知之遂免于難
候地龍驚
張衡以精銅鑄候風地動儀圓徑八尺
蓋合隆起狀如酒鐏藏機于中八龍承
之凡有地震則隨其方面一龍之機發焉無不驗者曾有一龍發機而地不動
京師學者咸怪其無徵數日驛至果地動如其方于是皆驚服其神妙史謂衡
數術窮天地
制作倖造化

八百而曆正
隋張胃玄博學多通尤精術數定新曆改正
前曆差一日顏慤楚上疏曰漢洛下閎改顓
項曆為太初曆云後當差一日

四百歲而玄與
張衡好太玄謂崔瑗曰
吾觀太玄方知于雲妙

釋張掖石龜之識
魏明帝青龍
中張掖出一

二百歲殆將終乎漢四百歲玄其興矣
石質圖有龜龍麟鳳之形詔告天下以爲親受命之寶張璠謂此
當今之變異而將來之預祥也後儒以晉興當之而數落之先識
當臨松

金馬之文
晉張氏霸涼時臨松山石有金
馬字磨滅粗可識而張字分明

思玄遺乎塵壒
張衡有
思玄賦

張華
博物

張華
博物

張華
博物

觀象粲乎星精

後魏張演明占侯著觀象賦

又有繪女酖顏

唐張士政常畫一美女于壁酌

滿杯酒飲之酒無遺滴畫女面亦半日許

像僧求侶

梁張僧繇嘗畫天竺三胡僧像侯景亂散拆為二一僧為唐右常侍陸堅所寶堅疾篤夢

胡僧告云我有同侶離拆多年今在洛陽李家若求合之前以法力助君陸如言購得疾遂愈

揉碧草而成蛾

張士政嘗取草

一拘再三揉之悉成煙蛾飛去

飲赤堇而粲齒

張果隱中條山世傳數百歲人玄宗曰吾聞異人飲堇不死遂以堇汁飲之三

進類然曰非佳酒也乃寢頃之起引鏡視齒煥然乃以錢如意擊墮之更出藥傳其齒良久齒已生粲然駭深帝益神之

寫松分其苑

枯唐張藻善畫松擅名當代能以手握雙管一為生枝一為枯枝畫龍興于雲雨

張僧繇畫四龍于壁不點睛每云點之即

飛去人以為誕妄因請點之須臾雷電破壁二龍乘雲上天而未點睛者仍在

嘗賜號於通玄

張果及五代張薦明俱賜號通

生乃易名于正素

宋張舉

代有名族家有名人無賢不備

無德不臻璨乎若球琳琅玕之產縣

平聲

圃森乎如梗

枿杞柳之生鄧林所以東吳之望高顧陸

朱張顧陸為吳中著姓陸機吳

趨行云四姓實名家

西京之貴侔許史

漢宣帝時黜戚世貴為金張許史

鈞黨與李杜

齊名

張儉

政績與龔黃竝齒

漢京兆尹之有名績者四人長安爲之語曰前有趙張後有龔黃張即張也

窮經而馬鄭不如

宋張昭十歲能讀古文未冠徧讀九經盡通其義以爲馬鄭不已若也

命世而管

蕭爲侶

張文瓘字稚圭英公李勣常數之曰稚圭今之管蕭

氣矜乃荆軻聶政之儔

金張潛切

有志操慕荆軻聶政爲人

名德乃仲弓叔度之比

王儉謂張緒過江所未有北士或可求之耳不知陳仲弓黃叔

度能過

才名則二陸同芳

晉張載及弟協允俱有文章名時論以三張與二陸竝稱

孝友則三

姜齊軌

梁張弘策性至孝兄弟友愛不忍暫離雖各有室常同臥起世比之三姜

清言則樂廣不能擅

其前

張緒其叔鏡比之于樂廣

高蹈則嚴光不能專其美

李德裕嘗稱張志和爲嚴光之倫

此誠極九州之盛族爲千古之高門也淑氣所鍾復

誕張公不以遇顯惟繇德豐敦百行之首爲五常之

宗奉慈幃于華髮寔和氣而婉容閑居有潘輿之樂

潘岳閑居賦奉太夫人板輿

色養有萊綵之風

老萊子事親至孝已垂白常著綠衣戲舞以娛親

浣裳

踰而無假

萬石君為親浣濯中案厠踰

扇莞弱而必躬

莞弱席也謂其溫食扇枕此慈言其孝也

棣

萼同輝荆株竝茂

此言其兄弟同髮也田氏兄弟三人素友愛後將析居庭中荆樹忽枯兄弟感之遂不復析荆復茂感陸

機詩曰三荆歡同株

循南陔而采蘭

采蘭孝子相誠以養也

娛北堂而舞袖

注見上

無臥而魚游

用王祥事

林無悲而鳥聚

叶韻○垣山有鳥生四子羽翼既成將分四海其母悲鳴墜機

詩曰四鳥悲異林此亦言其友愛兄弟不分爨也

六十年而孺慕恭子職以無虧八

千歲而為春願吾親以同壽

莊子大椿

孝子以嘗藥為職仁

人以醫國為心飲池三十日見垣一方人

扁鵲事

斧納心

以寶笈

金張元素學醫夜夢有人用大斧長鑿開心竅納書數卷于中自是洞徹其術名聲重天下

獻傳鵲之鏡

經

江左宋徐文伯精于醫曾祖熙隱秦望山有道士過乞飲留一瓢與之曰君子孫宜以此術救世開視之乃扁鵲鏡經也

于是泉

甘藟橘

蘇耽善療人疾種橘于井

藥授長桑

扁鵲師長桑君

五色診病

見倉公傳

千金為

方

唐真人謀思選著于金方

懸肘後之金匱

晉葛洪為肘后方書藏之金匱

入壺中之玉堂

貴長房遇靈公入堂

解三縛以湯液

北周金州刺史伊婁穆有疾云自展至廣常有三縛求姚僧坦療之僧坦

中見其中玉堂殿麗即為起湯三劑移初服一劑而上縛解次服而中縛解三服而三劑悉除

驅二豎于膏肓

醫和事

杏林若長

生之樹

董奉為人療病病除令種一杏樹遂成林焉

筠管同返魂之香

漢封君達常乘青牛為人療病

號青牛師有病死者以腰間竹管中藥與服皆立起

服青麪而輕體

華佗授人以服青麪法漆葉屑一斗青麪十四兩久服去

三蟲利五藏輕體頭不白

煉黃石而為霜

北齊馬嗣明煉石法以粗黃色石如鴛鴨卵者猛火燒令赤納醇醋中石落成屑頻燒至

盡瘰背毒立愈

剖蛤精之

如榆

北齊徐之才精于醫人有患脚根腫痛諸醫莫識之才曰此蛤精疾也錄乘船入海垂脚水中

病者曰實然之才為剖得蛤子二大如榆莢

銷魚鱗之若鏡

唐時有一少年眼中常見一小鏡子求醫趙卿診之卿與少年

期來晨以魚鱗奉候少年如期赴之就堂盤止投一甌芥醋更無他味卿亦不出少年饑甚旦聞醋香未免輕吸之遂巡至盡覺胸中豁然眼花不見趙卿方

出少年以蝦蟇煎謝卿曰即君先因吃鱗太多醬醋不快又有魚鱗在胸中所以眼花適來所備芥醋正欲即君因饑吸之便愈此疾烹鮮之會乃權詐也

求白獺而滅痕

吳太子孫和舞如意誤傷鄧夫人頰血流太醫令求白獺髓雜玉及虎珀屑以滅其痕

乘青牛

而療病

注見上

換一心于鬼腹

陳襄者為人治疾善禁咒有逆旅子者病狂人莫能療乃往請陳陳見之曰此

疾入心矣乃以法出逆旅子之心取道旁一

起三癰以屍枕

江左宋徐嗣伯精于醫有

新死醫吏之心易之逆旅子遂蘇而病愈
婦人患滯冷積年不差嗣伯為診之曰此尸注也當取死人枕黃服之如其言
即差後秣陵人張景腹脹而黃衆醫不能療嗣伯曰此石枕耳極難療當人死
枕黃服之如其言大利去蛇蟲五升頭堅如石病即已後沈僧翼患眼痛又多
見鬼物以問嗣伯嗣伯曰邪氣入肝可煮死人枕服之仍埋枕于故處如其言
又愈王晏問之曰三病不同而皆用死人枕而皆愈何也嗣伯曰尸注者鬼氣
伏而未起故令人沈疴得死人枕投之魂氣飛越不得復附體故尸注可差石
蛇者久蛇也醫療既僻蛇蟲轉堅世間藥不能遣以鬼物軀之然後可散故令
服死人枕也夫邪氣入肝故使眼痛而見題題應須邪物以釣之故亦用死人
枕氣因枕去故令埋于塚
間也晏遂歎服其神妙
辟故妃於靈臺
隋秦王俊有疾大帝召醫許智藏治之俊夜夢其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若許智藏來必見相苦奈何明夜俊又夢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以避之及智藏至為俊診脉曰病已入心不可救也如言而薨帝異之
祛美女於翳影
北齊武成帝病恍惚常見空中有五色物稍近變成一美婦人徐之才診之曰此色欲太虛所致處方服一劑
遂覺稍遠再服遂變成
五色物三四服而竟愈
芫花起其將頽
臨舊記里女子薄吾病衆醫皆以為當死不治倉公以芫花一
振療之出曉
蓮子蘇于既殞
唐金吾騎曹革得和扁之術有御史崔某者將買一青衣名蓮子令革診之曰二十年無
疾人也既而暴死將出葬之革知之奔告曰此尸厥非死也亟破棺出之於是
刺其心及臍下各數處擊去一齒入藥一刀主於口中衣以單衣臥空牀上以

素練縛其手足濕微火于林下曰既徒癰而著樹江左薛伯宗善徒癰此火衰則蓮子生矣已而果然

為氣封之徒置齋前柳樹上明旦癰消樹上便起一瘡二十餘日瘡大膿出樹即枯萎亦療鬼而針芻江左宋徐秋夫為射陽令

嘗有鬼呻吟聲甚悽苦秋夫問何所須鬼曰吾患腰痛聞君善術願見救濟秋夫為縛芻作人形按孔穴為針之明日見一人來謝恩云疾已除忽然不見當

代服其通靈燒成瘕而瀝髮宋明帝宮人患腰疼牽心發即絕徐文伯曰此髮癢也以油灌之吐物長三尺頭已成蛇能動

懸柱上水滴盡一蛇綴壁而懸車華佗常行道上有病咽塞者因語之曰向來道偶有賣餅人并葦甚酸

髮而已病即愈可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去如佗言立吐一蛇乃懸于車石博見中藏之

造佗謝焉及進顧北壁懸如此蛇以十數乃知其奇火齊去覆栢之痺漢陽虛侯

結宋孝武路太后病眾醫不識文伯診之曰此石博小腸耳乃為水刺消石湯病即愈陽絡與陰紐而若睹見扁鵲傳柔

病甚倉公診脈以為痺根在左脇下大如覆栢即以火齊粥飲之六日而愈湯將剛劑而兼施見倉公傳練精易形消腸浣腹上古俞跗辨

釐之飲三升注見上石槽之泉百斛有婦人長病經年世謂寒熱冬十一月華佗令坐石槽中汲寒

水灌之且云當滿百灌始七八寒戰欲死灌者懼欲止佗遊釣天之廣樂

令滿數至八十灌熱氣蒸出滿百灌復溫火療之病遂愈

趙簡三宿而有言望淡髓之沉痾齊侯五日而不復

病體察明堂而為圖著禁方而成錄又復精研二諦妙

聞三乘此又言其精佛法也長慧苗以却病敷忍草而回春慧苗忍草出佛

書皆醫性也現雲花以度世優曇鉢羅花每佛出世方開花倚貝葉而長生西域有貝多樹

其葉可寫佛經丁香傳其禪悅昔有問佛法者古德答語云丁香湯柏子印其精心昔問如

何是祖師西來意答語曰庭前柏樹子六句皆借佛法說到醫藥也醫王有如來之號藥神主旃

檀之林粲微笑于拈華濟羣生于飲露騁辯才之無

雙入法門之不二布金為給孤長者給孤長者布黃金于地滿祇陀林遂為給孤園

請佛說法散花乃毘耶居士維摩居士說法毘耶城中天女散花寶筏濟其迷津言其省悟

道法也玉函開其樂土音杜○江左明醫張仲景著醫書名玉函經此言其以醫證道也以一指而為

禪昔天龍禪師人每問佛法輒以一栢而為渡昔有僧嘗以一栢自隨每臨河輒用栢度人稱

枉渡和尚一指一極

此言其以醫度人也

于是炳心燈于鷲嶺朗慧日于雞園

鷲嶺雞園皆

佛說法地

覺路晨開于復旦昏衢夜曉于重玄百藥無

非禪苑一乘即是恩田

佛親以布施為福田養親為恩田此言其以證道事親也下二句同

尊宿

養親織屨睦州之室如來報母說法忉利之天乃知

竺墳為教孝之書岐黃為養親之術還三代之淳風

躋八荒于壽域斯人盡是義皇舉世胥遊樂國于是

析壽張而儋爵

後魏張蒲北周張軌俱封壽張子

旌孝張而名里

江左張敷性至孝孝武帝

詔旌之名其所居為孝張里

覽揆則夏日生申年歲則堯時丙子

張果自云吾生

于堯丙子歲

星見為南極老人世稱其西王阿母矣

居易堂集卷之十六終